

· 调查报告 · doi:10.3969/j.issn.1671-8348.2022.11.028

网络首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0.1097.r.20220209.1015.008.html\(2022-02-11\)](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0.1097.r.20220209.1015.008.html(2022-02-11))

儿童期负性经历对大学生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肖琛嫦,田明旭,何金超,黄睿,赵光红[△]

(武汉城市学院医学部 430083)

[摘要] **目的** 分析大学生的儿童期负性经历(ACE)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探究依恋、安全感和情绪调节在 ACE 对大学生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23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运用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研究 ACE、依恋的焦虑和回避、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和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检验依恋的焦虑和回避、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在 ACE 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作用。**结果** ACE 评分与依恋的焦虑和回避评分呈正相关($r=0.552, P<0.01$),与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亲密关系满意度呈负相关($r=-0.362, -0.427, -0.453, P<0.01$)。依恋的焦虑和回避评分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呈负相关($r=-0.463, P<0.01$),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呈正相关($r=0.440, 0.450, P<0.01$)。依恋的焦虑和回避、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在 ACE 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 ACE 直接并间接影响大学生的亲密关系满意度。

[关键词] 大学生;儿童期负性经历;亲密关系;依恋

[中图分类号] R17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2)11-1943-04

Influence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XIAO Chenchang, TIAN Mingxu, HE Jinchao, HUANG Rui, ZHAO Guanghong[△]

(Department of Medicine, Wuhan City College, Wuhan, Hubei 43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 on the intimac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achment, sense of secur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effect of ACE on intimac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33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ath analysi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E,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voidance, interpersonal security sens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intimac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voidance, interpersonal security sens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in the influence of ACE on intimac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ACE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nxiety and avoidance scores of attachment ($r=0.552, P<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erpersonal security sens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r=-0.362, -0.427, -0.453, P<0.01$). The anxiety and avoidance scores of attachmen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imac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r=-0.463, P<0.01$), while the interpersonal security sens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r=0.440, 0.450, P<0.01$). The anxiety and avoidance of attachment, interpersonal security sens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played the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ACE on intimacy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AC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s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intimate relationship; attachment

亲密关系是大学生面对的重要人际关系。个体进入恋爱与婚姻关系时,与伴侣形成的情感联结由成

人依恋决定^[1-2],个体依恋类型的形成主要源于童年经历,父母养育方式会使儿童对亲子关系产生不同的

* 基金项目:2021 年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113235003);湖北省教育厅发展改革专项。 作者简介:肖琛嫦(1980-),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心理行为研究。 [△] 通信作者, E-mail:1164165008@qq.com。

依恋类型,依恋类型会延续终生,并影响成年后建立亲密关系。若个体童年期得到良好的照顾,则更容易形成安全的依恋类型,婚恋关系更稳定;反之,早年负性经历使个体对依恋关系产生不安感,可能形成回避、焦虑的依恋类型,对婚恋产生负面影响^[3]。本研究旨在探索儿童期负性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对大学生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依恋、安全感和情绪调节在 ACE 对大学生亲密关系满意影响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1—12月,通过滚雪球方法在本学院选取233名大学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学生均处于恋爱状态中,对本研究知情同意,研究通过本学院伦理审查批准。

1.2 方法

1.2.1 ACE 量表

使用 ACE 量表调查研究对象 ACE。共 10 个问题,包括:双亲或其他亲属经常或有时对你殴打谩骂、让你体会到伤害;他们经常或有时推拉、使劲抓挠、扇耳光、抛物品砸你、或把殴打你至淤青、出现伤痛等。答案为“是”或“否”,答案“是”为 1 分,“否”为 0 分,总分为 0~10 分^[4]。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800。

1.2.2 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

使用 ECR 测量研究对象依恋的回避和焦虑维度,本量表包括 36 个条目,7 点记分法。分数越高,依恋的回避和焦虑程度越高^[5]。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6。

1.2.3 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运用 SQ 中的人际安全感模块测量研究对象的人际安全感,该模块包括 8 个条目,每个条目有 5 个选项,每个条目赋分为 1~5 分^[6]。分数越高,人际安全感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9。

1.2.4 情绪调节策略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运用 ERQ 测量研究对象的情绪调节策略。ERQ 包括 2 个维度(认知重评与积极解决)10 个条目。每个维度计分为 1~7 分。分数越高,说明情绪调节策略越强^[7]。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1。

1.2.5 关系指数质量量表(quality relationship index, QRI)

使用 QRI 测量亲密关系满意度。量表共 6 个条目,每个维度计分为 1~7 分,分数越高,表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越高^[8]。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2。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EPI 3.1 对数据整理与录入,采用 SAS9.4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 Amos24.0 做路径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学生 ACE、依恋的回避与焦虑、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信息

共邀请 250 名大学生参与研究,其中 233 名同意参加并填写有效问卷,参与率为 93.20%。其中男 117 名,女 116 名。平均年龄 20.60 岁。

2.2 ACE、依恋的回避和焦虑、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亲密关系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对 ACE、ECR、SQ、ERQ、QRI 得分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CE 与 ECR、SQ、ERQ、QRI 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r 分别为 0.552、-0.362、-0.427、-0.453,均 $P < 0.01$);ECR 与 SQ、ERQ、QRI 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r 分别为 -0.419、-0.373、-0.463,均 $P < 0.001$);SQ 与 ERQ、QRI 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r 分别为 0.442、0.440,均 $P < 0.001$);ERQ 与 QRI 呈明显正相关($r = 0.450, P < 0.001$),见表 1。

表 1 ACE、ECR、SQ、ERQ、QRI 评分的相关分析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ACE		ECR		SQ		ERQ		QRI	
			r	P	r	P	r	P	r	P	r	P
ACE	3.785	2.518	1.000									
ECR	115.459	61.657	0.552	<0.001		1.000						
SQ	23.262	8.342	-0.362	<0.001	-0.419	<0.001	1.000					
ERQ	43.567	15.469	-0.427	<0.001	-0.373	<0.001	0.442	<0.001	1.000			
QRI	24.824	8.521	-0.453	<0.001	-0.463	<0.001	0.440	<0.001	0.450	<0.001	1.000	

2.3 ACE 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的路径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该模型整体拟合指数理想, χ^2 自由度比(χ^2/df)=2.140,渐进残差

均方和平方根(RMSEA)=0.070,拟合优度指数(GFI)=0.996,非规范适配指数(TLI)=0.963,拟合优度指数(CFI)=0.996,增值适配指数(IFI)=

0.996,调整后 GFI(AGFI)=0.945,规范拟合指数(NFI)=0.993。分析结果显示,ACE对SQ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beta=-0.362, P<0.001$);ACE对ERQ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beta=-0.307, P<0.001$);ACE对ECR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beta=0.460, P<0.001$);SQ对ERQ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beta=0.331, P<0.001$);SQ对ECR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beta=-0.252, P<0.001$);SQ对QRI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beta=0.197, P<0.01$);ERQ对QRI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beta=0.211, P<0.001$);ACE对QRI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beta=-0.180, P<0.01$);ECR对QRI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beta=-0.204, P<0.01$)。标准化路径系数结果见表2。

2.4 依恋的回避和焦虑、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在ACE对亲密关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

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见表3,将Bootstrap次数设置为5000。结果显示,ACE→SQ→QRI路径中,95%CI不包括0(-0.129~-0.029),SQ在ACE与QRI中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beta=-0.071, P<0.01$);ACE→ECR→QRI路径中,95%CI不包括0(-0.172~-0.035),ECR在ACE与QRI中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beta=-0.094, P<0.01$);ACE→ERQ→QRI路径

中,95%CI不包括0(-0.121~-0.023),ERQ在ACE与QRI中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beta=-0.065, P<0.01$);ACE→SQ→ECR→QRI路径中,95%CI不包括0(-0.041~-0.007),SQ、ECR在ACE与QRI中存在明显的链式中介效应($\beta=-0.019, P<0.01$);ACE→SQ→ERQ→QRI路径中,95%CI不包括0(-0.049~-0.010),SQ、ERQ能在ACE与QRI中存在明显的链式中介效应($\beta=-0.025, P<0.01$)。

表2 ACE、ECR、SQ、ERQ、QRI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变量	β	B	SE	CR	P
SQ vs. ACE	-0.362	-1.198	0.203	-5.906	<0.001
ERQ vs. ACE	-0.307	-1.886	0.368	-5.131	<0.001
ECR vs. ACE	0.460	11.275	1.380	8.172	<0.001
ERQ vs. SQ	0.331	0.615	0.111	5.538	<0.001
ECR vs. SQ	-0.252	-1.863	0.417	-4.474	<0.001
QRI vs. SQ	0.197	0.201	0.064	3.156	0.002
QRI vs. ERQ	0.211	0.116	0.034	3.389	<0.001
QRI vs. ACE	-0.180	-0.608	0.226	-2.687	0.007
QRI vs. ECR	-0.204	-0.028	0.009	-3.095	0.002

表3 依恋的回避和焦虑、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在ACE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路径	β	B	SE	95%CI	P
ACE→SQ→QRI	-0.071	-0.241	0.025	-0.129~-0.029	0.001
ACE→ECR→QRI	-0.094	-0.317	0.034	-0.172~-0.035	0.002
ACE→ERQ→QRI	-0.065	-0.218	0.025	-0.121~-0.023	0.001
ACE→SQ→ECR→QRI	-0.019	-0.063	0.008	-0.041~-0.007	0.001
ACE→SQ→ERQ→QRI	-0.025	-0.085	0.010	-0.049~-0.010	0.001

3 讨论

本研究以ACE为切入视角,试图帮助大学生认识自我,了解其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当前,在各大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来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情感困惑前来咨询,由婚恋带来的不良情绪影响其成绩及社会交往情况,甚至一些学生因为情感问题出现自杀意念及行为。本研究探讨ACE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及路径,为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依据。本研究结果显示,ACE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亲密关系满意度。ACE暴露程度高者亲密关系满意度低,这可能因为ACE暴露使大学生习惯于以消极的态度和负面的心态面对问题,包括处理亲密关系问题^[9]。因此,大学生在面对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冲突时,更容易感知负性信息,以及引发相关不利于关系解决的行为激化矛盾,使得亲密关系满意度更低。

本研究结果发现,ACE通过影响依恋的焦虑和回避、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而影响其亲密关系满意度;ACE对依恋的焦虑和回避维度、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有所影响。ACE影响依恋的焦虑和回避维度,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如国外学者EROZKAN^[10]研究发现,不安全依恋的维度中如恐惧、不安、逃避等与ACE有密切关系,且呈负相关。由于儿童在童年期生理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将更容易产生挫折感、不安全感,进一步影响其成年后的自信、自尊、信任感及对人际关系的掌控感。这一类儿童在童年期没有得到与看护人的良好互动,则会加强在成年后依恋关系的焦虑感。有研究表明,ACE影响人际安全感,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同伴欺凌、家庭忽视、经济困难等事件并因此受到心理创伤的儿童,出现安全感降低、人际交往困难等状况,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出现一定的自卑心理,而童年不稳定的环境也

削弱了其安全体验^[11]。ACE影响情绪调节,ACE越多的大学生情绪调节越差亦被既往研究证实,如幼儿时期与母亲不能产生良好关系经历的儿童在成长后期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低^[12]。遭受过家庭情感暴力、冷漠、忽视等不良经历的儿童,他们无法在家庭的环境下进行良好的情绪调节观察学习,且缺少情绪调节策略。

有调查研究发现,夫妻关系是亲密关系度较高的一类群体,而依恋关系中的不同维度因素将对亲密关系的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依恋人格类型的人具有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在夫妻产生矛盾问题时,这一类型的人往往可以很好地解决矛盾,促进亲密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反之,若人的依恋类型属于不良的依恋类型,如回避和焦虑等子维度较为突出,这类人群往往不善于沟通,喜欢逃避,不利于亲密关系的健康发展,且影响自我对亲密满意度的评价^[13]。本研究发现,安全感会影响亲密关系满意度,安全感水平低的学生亲密关系满意度低。安全感作为影响个人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缺少安全感的学生常常伴有自卑心态,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很难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对亲密对象容易产生疏离,逃避等心态,自我满意度较低,对他人的信任度不高,而使这类学生对其亲密关系满意度较低^[14]。情绪调节影响亲密关系满意度,是因为情绪调节策略高的人在亲密关系中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矛盾冲突发生时、消极情绪产生前,能换一种视角进行认知重评,进行情绪管理,进而减轻消极情绪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提升亲密关系满意度。同时,情绪调节策略高的人会有较少的表达抑制,能与伴侣进行充分的沟通,进而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提升亲密关系满意度^[15]。

亲密关系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良好的亲密关系会对个体身心状态起积极作用。大学生的年龄阶段处于成年早期,该时期也是追求亲密关系较为活跃的时期。大学期间获得的亲密关系体验及从中获得的感受、处理方式会延续至个体一生,其婚恋模式也会受到该阶段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ACE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亲密关系满意度,而且依恋的焦虑和回避、人际安全感、情绪调节策略在ACE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大学生应正视ACE的影响,教师应以ACE所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为靶点,帮助学生调整认知,正确处理亲密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未来构建美满、安定的婚姻生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安琪,田野,吴捷.有吸烟经历的男大学生成人

依恋对抑郁情绪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进展,2019,9(11):1921-1931.

- [2] 李真,黄紫薇,杨凤池,等.基于成人依恋视角下的心理健康理论研究系统回顾[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9,36(2):146-149.
- [3] 纪人玮.成人依恋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D].长春:吉林大学,2020.
- [4] VON CHEONG E, SINNOTT C, DAHLY D, et 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and later-life depres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a potential protective factor[J]. BMJ Open,2017,7(9):e013228.
- [5] 赵利利,郝志红.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简版在成人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分析[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9,28(8):755-759.
- [6] 郑建盛,杨萍,陈少花.安全感量表在莆田市老年人群中信度和效度的检验[J].辽宁医学院学报,2015,36(1):62-64.
- [7] 刘华峰,王晓一,高志华.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情绪体验与健康状况间的调节作用[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9,28(2):166-171.
- [8] 刘泽文,崔萌,韩易静.青年恋人的成人依恋、冲突解决行为与亲密关系满意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8):597-601.
- [9] 谢国蝶,韩阿珠,陈俐如,等.童年期不良经历与青少年抑郁关系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9,40(8):1177-1181.
- [10] EROZKAN A. The Link between types of attachment and childhood trauma[J]. Univ J Educat Res,2016,4(5):1071-1079.
- [11] 周一骑,张梦璇,管健.童年经历及当前压力感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J].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18,14(1):96-110.
- [12] 刘衍华,周丽华,尹洁,等.认知情绪调节在父母教养方式与留守儿童健康危险行为间的中介作用[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9,28(2):154-160.
- [13] 侯静,宋蕾.大学生情侣成人依恋与亲密关系质量:归因的中介作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2):169-180.
- [14] 严涵潇.目睹家庭暴力大学生亲密关系特质的质性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大学,2019.
- [15] 韦祎.冲突情境下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9.